

中非皇帝台灣愛妃

外交工作雜憶（上）

● 馮燿曾（退休資深外交官）

筆者於一九七三年初自查德返國回外交部辦事，初奉楊西崑次長指示撰擬「我如何喪失聯合國席次」一文，未脫稿又奉陳雄飛次長轉示周書楷部長命考察我駐歐各單位工作。在兩個星期內曾經歷十一個西歐國家，走訪十五個城市。雖然走馬看花，但對我駐歐工作單位的業務已有初步了解。返國後奉派歐洲司長。筆者對歐洲司業務深感興趣。因筆者前曾留學法國且曾漫遊西歐，通曉英、法語亦曾學習德文。對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情與文化已有相當認識。接任歐洲司長深以學有所用必能勝任愉快。不料僅在歐洲司任職一年又被外放中非，兩年之後又再下旗歸國。筆者在中非服務的時間最短，但所受的工作考驗最大，爰撰寫本文細訴出使中非的艱辛經驗。

出使中非志忑惶恐

中非共和國位於非洲中部內陸，面積六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三百萬，東北與蘇

丹、查德相鄰，西臨喀麥隆，南以剛果及薩伊為界，國內盛產森林，資源豐富有待開發。首都班基靠山臨水，景色秀麗，且有戰略價值，為法國必爭之地，現仍駐守法軍二百餘人，隨時可調往其他非洲國家執行防衛任務。一九六〇年法國在西非與非洲中部的殖民地相繼獨立，中非繼達荷美（現名貝南）、尼日、上伏塔（現名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及查德之後，在剛果（布拉薩市）與加彭之前於八月十三日宣佈獨立。我政府隨即與中非建立外交關係，並調陳澤桂公使為駐中非共和國大使館代辦。中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達可（David Diao）政策溫和，唯法國政府之命是聽，一九六四年法國承認中共，中非亦於同年與中共建交並與我斷交。一九六六年除夕中非陸軍參謀長卜卡薩發動政變，推翻達可政權自任終身總統。卜氏前曾服役法國軍隊在越南與共軍作戰，對共產黨的兇殘深為痛恨，故執政後立即與中共斷交。並將中共人員押解出境，翌年中非與我復

交。我政府任命許鼎為第一任大使並派遣農耕隊赴中非協助發展農業。一九六九年卜卡薩應邀訪華，兩國邦交日趨敦睦。許鼎大使於一九六九年奉調回國，由廖仲琴大使接任，廖大使於一九七三年堅請調部而由王季徵大使繼任，王大使亦因故於一九七四年奉召回國，我政府隨即任命筆者前往接替，筆者當時任職歐洲司，對所管業務甚感興趣，且以回部辦事不久未屆外放年資，故曾懇請上峯另派他人，俾能繼續在歐洲司工作，後經楊西崑次長訓勉。告以政府此次任派駐中非大使曾經慎重考慮，認為筆者為最適當之人選，且國家之事由不得個人選擇，故筆者唯有遵命出使中非，但內心惶恐，情緒不安，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個混世魔王之一

一九七〇年代，據西方媒體報導，非洲出現三個混世魔王。第一個是英語國家烏干達的阿敏總統，另一位是前屬西班牙的赤道

幾內亞總統諾幾那，第三位便是前為法國殖民地中非共和國總統卜卡薩元帥。這三位總統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暴君，不特他們在國內壓制人民的手段殘酷，在國際上也是惡名昭著，聲勢囂張令人生畏。巴黎「世界日報」前曾登載一位法國前駐中非大使所撰文章

題名：「駐班基大使難為」(Ere Ambassadeur a Bangui)描寫卜卡薩是一位驕橫專制的人物，反覆無常，駐節中非與這位暴虐的元首相處，實在是一件艱難與痛苦的差事。中非前為法國屬地，法國大使尚且不能忍受卜卡薩的作為，其他國家使節更不待言。筆者三生有幸，奉派出任駐中非大使，自亦感覺不安與恐懼。一方面是捨不得歐洲的工作，另一方面筆者多年來已飽嘗非洲的辛苦滋味，實不願再去此黑色大陸，但政府之命難違，遂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廿日偕眷抵達班基任所。當晚在大使官舍與使館同仁餐敘，深覺庭園冷落，燈光暗淡，充滿悽涼景色，令人頗有前途渺茫之感。我駐中非大使館館員四人，其中林秘書係自上伏塔撤館調來，李秘書前任職我駐加彭大使館，加彭與我斷交後調中非服務，另一位張主事係於我在尼日閉館後調中非大使館工作，僅另一位林秘書為初次外放前來中非。館員三人均為三等秘書，通曉法語頗能協辦對外交涉業務。猶憶筆者前任駐查德大使時難得館員助理館務，而駐中非大使館竟有秘書三人主事一人。此種情形頗出意料。原因是我國自一九

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後有如兵敗山倒，許多有邦交國家紛紛承認中共，在此時間我政府曾關閉多個駐非洲法語國家大使館，僅象牙海岸及中非仍與我維持外交關係，故若干閉館的館員便調到中非服務。

筆者抵任兩星期即向中非總統卜卡薩呈遞國書，這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驗。當天上午筆者由林、李兩位秘書陪同前往總統府名為「復興宮」(Palais de la Renaissance)，首先在廣場檢閱儀隊，後由禮賓司長引進總統府大廈在會客室靜候半小時，當筆者和兩位秘書進入大禮堂時強烈的燈光即向我們照射；使人眩目。在矇矓中筆者只見卜卡薩身穿將軍禮服站立禮堂中央，後面站滿一排內閣與政府官員約二十餘人瞪目注視。筆者隨即一字一句宣讀頌詞，內容多為盛讚中非與我邦誼及對卜氏歌功頌德的辭令。卜卡薩總統答詞，坦白對我國援助不夠表示不滿，惟仍允支持我國共同促進雙方友好合作關係。演詞完畢，筆者趨前呈遞國書及向卜氏握手致敬並介紹兩位秘書隨員。卜氏曾與筆者親切擁抱並以香檳酒款待，此次呈遞國書儀式隆重為時約一小時，與以前筆者向查德總統呈遞國書的簡單儀式迥異。事後中非新聞單位錄製一卷錄影帶送交使館收存。

卜卡薩雖為軍人，但素以開明君主自居，對一切繁文縟節極為重視，自其執政以來即制定各種官方禮儀週知全國遵辦。外國使節及政府行文對他的稱呼亦有明確規定，一

律應稱他為「約翰·百帝、卜卡薩先生閣下」，終身總統，中非共和國「元帥」(Son Excellence Monseigneur Jean Bedel Bokassa President a Vie Maréchal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稍有差錯便會引起很大的麻煩，卜氏後來自稱皇帝，他的頭銜又自閣下改稱陛下(majesté)

禮尚往來贏得邦誼

筆者奉命出使中非後，曾向卸任的王季徵大使請教方針。王大使告以應全力爭取卜卡薩總統的友情與信任方能維持我與中非的邦誼。王大使前為筆者在駐黎巴嫩大使館服務時的長官，精通英語，精明幹練。每次出外交涉或在館中應酬多邀筆者陪同參加。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以你的才能與學養，總有一天你會接任我的職務。」當時筆者只以為王大使隨便與我開玩笑。不料十五年之後他的預言竟然實現。筆者對王大使的訓示牢記在心。抵任後即致力爭取卜卡薩的信任與支持。一九七四年雙十國慶，筆者首次在中非主持慶祝酒會。依照中非政府的規例，外國使節邀請國慶酒會，必須在中非政府經營的SAHARI旅館舉行，並應僱用當地樂隊助慶，否則中非內閣官員將無人參加，此種規定實為中非政府營業之計。當日我國慶酒會亦在該旅館舉行，卜卡薩總統曾應邀率領部長及高級官員多人參加，由中非樂隊演奏歌曲，情況熱鬧，氣氛友善，卜氏對筆

者的親切交談，曾予我使館及工作同仁莫大鼓舞。

我國外貿協會多年來籌備在中非舉辦的商品展覽，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班基舉行，卜卡薩總統親臨剪綵，主持開幕典禮並致詞盛讚我國工、商業進步，產品精美，必能援助中非經濟發展等語，筆者當日陪同卜氏參觀各項展品並由其選擇兩件珍貴禮品——中國式地毯及電子玻璃屏風，於展覽會後運送總統府致贈。

特使臉孔如受針刺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卜卡薩慶祝五十二歲生辰並為其前與比利時女人所生的二十歲長子舉行婚禮，邀請各友邦元首或代表參加，筆者將卜氏致我先總統蔣介石的邀請函呈報外交部，並建議請派政務委員周書楷代表參加中非慶典。此項建議實基於下述兩點理由：一是卜卡薩自視甚高，如我總統不克接受邀請，允宜派遣一位重要的內閣官員代表，以免卜氏誤會我政府不予重視。周政委曾任我國外交部長，職位崇高，當能代表我總統向卜氏致賀以示尊重。二是筆者以為周書楷政委在外交部長任內一向重視我與歐、美、亞洲各國關係，擬請他藉此機會前來非洲實地了解各國的民間疾苦，並視察我駐非各同仁的工作情況。

周政委於二月二十日抵達班基，備受中非外交部的優禮接待，並安排住進班基最高

大的 Soviet 旅館，國賓套房設備尚佳，惟當晚無自來水供應，因電話轉接困難，周政委無法向外求援，最後僅能以冰箱內的冰塊融水洗臉，第二天向旅館負責人交涉後始獲改善。

二月廿一日上午周政委以我總統特使身分，經中非外交部特別安排，由筆者陪同晉見卜卡薩總統，晤談約三十分鐘，氣氛輕鬆愉快。卜氏曾以非洲之禮與周特使擁抱多次，他面上鬚鬚有半吋之長，周特使臉孔如受針刺頗感疼痛。

二月廿二日的官方節目甚為緊湊，自上午九時開始首由西德大使代表致贈內河運輸油輪一艘，繼由法國政府代表贈送噴射客機一架，兩者的接收儀式均由卜卡薩親自主持，各國特使及外交使節均應邀在場觀禮，至下午三時始由卜氏邀請貴賓在其第一夫人的官邸午餐，筆者陪同周政委應邀參加，嗣即前往班基市政府參觀卜氏長子的民事婚禮。後赴天主教堂參加宗教儀式，當晚在總統府舉行國宴至凌晨三時始告結束。一天的繁忙周政委甚感疲乏。因為每次節目均在光天烈日之下，或在閉塞的室內舉行。由於天氣炎熱，人客眾多，而且等候卜卡薩的光臨往往耗費數小時。周政委初來非洲不慣此種生活，故終日汗流浹背，呼吸困難，幾至暈眩，實不堪其苦。難怪他抵達班基時，曾在機場笑責筆者做得好事，指名請派他來中非擔任這種差事。原來外交部接到卜氏致我總統的

邀請函，曾擬派遣一位回部辦事的大使代表，但當時的蔣院長經國先生認為既經駐使建議，仍請周政委代表前往中非參加慶典，以示我政府重視中非的友誼。周政委事後在他的英文回憶錄中專載一章，敘述他此次赴中非擔任「黑市特使」(Black Market Special Enay)的經過，描寫卜卡薩為一偏執狂妄的人物 (Paranoid)，對卜氏的作風並無讚美之言。但我政府此次派遣一位重要官員訪問中非參加慶典，對筆者致力爭取卜卡薩的友誼與信任，增進我與中非邦誼，實有甚大助益。

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十四年)四月我先總統蔣介石逝世，全國震驚哀悼，卜卡薩為表示對我總統的尊敬，特派其總理杜瑪先夫人代表率部長二人赴華參加奉厝大典，杜總理身體魁梧，重達三百磅，其手臂粗大有如一般男士的大腿，口渴時可連飲四、五瓶可樂汽水，她能出任內閣總理實為卜卡薩高明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可因此而獲中非婦女界的支持，另一方面卜氏當可高枕無憂，因杜夫人身體肥大，行動不便，且為一文盲無法與外人交談，絕無與卜氏爭奪政權之可能(現任中非總統巴達塞，即因前任總理時與卜氏爭權而遭免職逃亡國外)。

依照中非政制，內閣總理為國家第二號政治人物，故我政府對杜夫人率團訪華追悼我先總統逝世，曾予以極大的禮遇，並於其參加各項典禮時，特為準備寬大的坐椅俾能

舒適。

以上各節均為我與中非邦交值得記載的事蹟，關於兩國經濟合作方面，我政府曾派遣農耕隊協助中非發展農業，指導各地農民種植水稻；增產糧食，成果相當豐碩，最重要的工作當為負責經營卜卡薩的私有農場，包括造磚、養魚及生產蔬菜等作業，每月為卜氏增加不少收入。此外我政府尚派遣一公共工程隊由技師四人組成前往中非維修馬路，並在總統的各處行館與官舍修築房屋與道路，工作表現良好，頗得卜氏的欣賞與信任。一九七二年卜氏得知我政府曾撥款一百萬美元援助查德建築行政大樓，立即召見當年我駐中非的廖大使，鄭重要求我政府亦援助一百萬美元，以助中非大學醫學院增建宿舍，該項撥款已分四期交付，每次均由我駐使將支票面交卜氏親收。當年我政府財力有限，但對中非已盡可能提供援助，以期增進雙方友好邦誼。

現代昭君溫柔賢淑

我與中非關係尚有一件少為人知的故事，一九七七年筆者任職非洲司長。有一天幾位婦女代表和新聞記者到訪，要求我告訴他們關於過去一位中國小姐前往中非「昭君出塞」的事蹟，俾便刊載，以供國人欣賞，筆者當時以職責所在不願透露這件令人遺憾的往事，只請他們訪問楊西崑次長洽詢實情，以後便無下文。

「昭君出塞」人所週知是我國漢代的公主，為國和親下嫁番王，締結和平的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料時至今日我國又在中非發生類似新聞。緣一九六九年高雄一位林姓女士為中非總統卜卡薩賞識，後來迎娶至中非成為他的後宮佳麗，使兩國邦交一度達至高潮。筆者回憶與這位林女士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七四年夏，當年筆者任職歐洲司長，有一天忽然接到部長請柬在賓館參加午宴，主客便是林女士和一位中非部長，非洲司的翁科長亦在座擔任傳譯，我當時心中七上八下，食不知味，一意以為歐洲司的業務與中非無關，不明部長為何邀我參加這次宴會。

只見這位林女士年輕貌美，姿色秀麗，第二天即奉楊次長接見，始知政府已決定選派筆者出任駐中非大使接替王季徵大使的遺缺。為了解實情，筆者急往非洲司查閱案卷，並請教當時的丁懋時司長。據悉卜卡薩總統於一九六九年應邀訪問我國時，曾在高雄欣賞一位林姓酒家女郎，深覺這位女士溫柔嫺雅甚為可愛，返國後即經由我駐使堅決要求我政府將林女士送給中非作其妻妾。外交部鑒於中非當年為我國少數友邦之一。為增進雙方關係，對卜氏願與林女士結緣自當樂觀其成。林女士及其家屬亦以此事有助於我與中非的邦誼，亦樂意應允卜氏之好逑。

林女士抵達中非後生活頗為愉快，但因不諳法語，初時與卜氏溝通困難，經常需要我使館人員協助翻譯，後經我政府另派一位

萬上校前往中非照料，並擔任卜氏的安全侍衛顧問。林女士的父母與兄嫂亦同往中非，並在首都班基經營中國飯館，由卜氏資助，業務尚佳。不幸林父因患急性盲腸炎，經施手術不治逝世，遺體由林女士護送回台安葬。中非政府並派部長一人陪同。當林女士返回中非時，外交部沈昌煥部長設宴餞行，筆者奉命作陪，並曾介紹與林女士相見。

一九七四年八月筆者抵達中非任所，呈遞國書後曾蒙卜卡薩接見親切談話。卜氏自動表示願與林女士正式結婚收納為如夫人（貴妃）。一般非洲黑人國家以前並無西方文明社會所謂的婚姻制度，一夫多妻為非洲普遍現象，尤以一國的元首如卜卡薩之流不知收藏多少婦女供其享受。林女士初到中非極得卜氏寵愛，為卜氏生育兩個可愛的混血女兒公主，甚得卜氏歡心。故在當年卜卡薩的妻妾中無一可與林女士媲美，可說是「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除了未舉行結婚儀式外，實質已是非常寵愛的夫人。但好景不常日久生變，林女士以後漸受冷落，卜氏允與結婚的承諾，始終未見舉行儀式。

林女士在中非居留五年，一如卜卡薩其她妻妾，曾蒙分配一幢花園洋房，位於班基河畔景色秀麗，為卜氏另一金屋藏嬌之所。中非政府特派士兵多人嚴加守衛，一般訪客尤其是男士未得總統許可絕對不准入內。筆者赴任前曾在非洲司聆聽簡報，得悉卜氏為

人猜疑嫉妒，對其所有妻妾視若私人之獵物（Chasse gardée），絕不容外人侵佔。故筆者與林女士見面時只能點頭招呼，不可交談。以此情形使館雖對林女士極為關懷，實亦無法予以照料。但筆者內人與九歲女兒則因萬顧問協助，經常可前往探視，藉悉林女士



以開明君主自居的中非總統卜卡薩早期的照相，他後來自稱皇帝，外國政府使節行文稱他約翰·百帝，皇帝陛下。

生活情況，有時並與共進午餐閒話家常，以安慰她孤寂的心情。

卜卡薩原為天主教徒，因其多妻生活嚴重違反天主教義，但他仍令子女信奉宗教，故於林女士第二個女兒出生後，連同第一個女兒及卜氏與另外一位似有黎巴嫩阿拉伯血統的女人所生的女兒，一共三個女孩在班基附近的天主教堂接受洗禮。

當筆者接到萬顧問通知，謂卜氏請我和內人為他的三個私生女兒充當代父母時，心中不免感覺猶豫。最後仍以卜氏的感情及我與中非的邦交為重。當日洗禮儀式結束後，卜氏曾在總統府舉行香檳酒會慶祝，並於事後贈送筆者及內人彫刻象牙一對以誌紀念。可惜其中一隻象牙於中非與我斷交時返國途中行李被竊而遺失。

羅共政府用美人計

一九七〇年代東西冷戰時期，中非亦為蘇聯等共產國家爭取的對象。當年卜卡薩曾應邀訪問羅馬尼亞，羅共政府深知卜氏為一好色的風流皇帝特於贈送一位金髮女郎供其享樂。自此以後卜氏即沉迷於此美人之中漸與林女士疏遠。一九七六年春天是筆者駐節中非第二年的季節。林女士境況愈下，有一天曾以電話向筆者哭訴，謂數月未與卜卡薩見面，生活孤苦，無法忍受，亟欲返國，務請協助早日成行。筆者對林女士的情況極為同情，但為顧及我與中非關係仍盼她能繼續

居留中非，且以卜氏暴虐成性，絕對不會同意林女士與其分離返國，故使館對此事之處理頗有實際之困難。但由於林女士堅決求去，每週均以電話催請協助，筆者經與萬顧問審慎研商後，試為林女士用法文撰擬致卜氏親函，告以去國日久，思鄉殷切，且患染皮膚病，亟盼休假回台，探視母親，並療治痼疾。卜氏接信後即與林女士晤談一夜，翌日決定同意林女士返國探親，兩女暫由保姆照料。筆者得悉林女士獲准返國後，立即約見其兄中國飯店林經理，建議他們夫婦二人結束業務與林女士一同返國。

此舉實為未雨綢繆之計，因林經理經營餐館的樓房為中非政府產業，卜卡薩佔為己有租予利用，不特未付房租，且一切電話、電力與自來水等供應均未繳費，林經理當年以「國舅」身分，無人敢向其收取費用，但如政治一旦發生變化，中非政府追收各項欠費，情形將不堪想像。林經理夫婦深明道理，非常合作，立刻同意結束餐館事業陪同林女士返國。數日後林女士偕同兄嫂於深夜離中非赴巴黎轉機返國，卜卡薩曾率領總理杜瑪先夫人及部長與官員等多人至機場送行。筆者夫婦及萬顧問等亦至機場相送。林女士在淒涼的情景中黯然與筆者等惜別。因她去後不復再返中非。一段現代「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此結束，筆者當晚返回館舍，深覺林女士的惡夢已完，使館的惡夢即將開始。（未完待續）